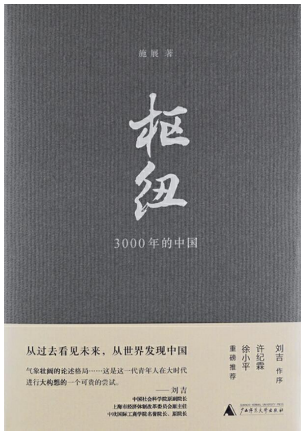


在历史时空的交汇点读懂中国



□郑劲松

哲人说，正确认识自己、读懂自己，其实是难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种文明也同样如此。而追本溯源，厘清历史，找准自己的时空坐标，或许更能看清前方。

不难发现，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来，面对日益逼近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似乎更加迫切地期望重读历史，试图从波诡云谲的过往风云中寻觅真相，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求解现实困惑的良方。

于是，一个文化现象出现了：历史类著作开始在读书界走俏。当然，与大量穿越剧不同，也与严肃的历史教科书不同，这类著作理性、睿智而时尚，学界认为是一种新历史表达。这类图书的明显特征是：大历史、大思维、大视角的结构形态，以及多学科、多线条、多文体的表达方式。

其中，青年历史学者施展所著的《枢纽——3000年的中国》依然显得有些特别。如同书名“枢纽”，本书试图解读的就是历史与现实

这一时间枢纽、中国与世界这一空间枢纽中的中国。本书的副标题为“3000年的中国”，其考察的时间起点是公元前10世纪、具有完整国家概念的周朝。顾名思义，本书旨在时空交汇点上读懂中国，引领读者透过这样的交汇点去认识和发现不一样的中国。

这样的视角自然带来迥然不同于一般中国通史、历史教科书的结构方式。除绪论外，全书分为“哲学篇——中国历史哲学纲要”和“社会学篇——历史演化的动力机制”两篇，看上去似乎极不匀称：“哲学篇”只有区区7小节，而“社会学篇”又分上篇《作为“中国”的世界》和下篇《内在于世界的中国》两部分总计达8章，篇幅远超前者，这是否显得头小体大呢？

显然不是。前面7小节，作者在建构全书的写作观念，阐述全书展开的逻辑起点，换言之，作者在给读者“交钥匙”“搭桥梁”，经由这一“哲学篇”，读懂全书框架，也借以打开3000年中国的多元“纽扣”。不妨先看看这7节题目：“作为中华民族之信仰的历史”“历史的精神现象学过程”“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中国历史的时间结构”“从奉天承运的天子到普遍均质的人民”“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使命”“历史运动的内生方向”。

可见，除了时空结构外，作者还着力于信仰与精神现象学——这一黑格尔哲学视角，对学界共识的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国文化超稳定结构、中国国家形态“大一统”等作出了合理解释，而“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使命”，无疑对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担当作出了价值判断。“历史运动的内生方向”则更具历史哲学意味，顺理成章地推出了本书主体结构“社

会学篇——历史演化的动力机制”。

发现、提炼、揭秘这样的动力机制，是全书的重点，也是本书与众不同的价值所在。其中，《作为“中国”的世界》的第一章《地理与历史》，以“中原、草原、过度地带、西域、雪域、西南、海洋”等七大空间演说历史尤为精彩，令人耳目一新。

在作者看来，这些地理空间并不是割裂的自然空间，生长在这些空间的社会力量此消彼长，相互作用，从而成为历史运动的时空。书中指出：“就古代中国历史而言，长城以北武功辉煌的草原帝国，拥有横跨欧亚大陆的普遍视野，但因其文治的孱弱，难以获得清晰的文化表达；长城以南文治盎然的中原帝国，主张精神的普遍性，却因定居的生活方式而迷失在狭隘的特殊视野当中；中原的普遍性需要通过草原获得展开，草原的普遍性需要通过中原获得自觉；西域和雪域通过特殊的精神输出，刺激着中原与草原在精神秩序上的各种重构；后者则以其政治力量反向输出，让前者获得超出小共同体范围的秩序。在超越这诸多区域的多元帝国当中，古代中国才真正实现其普遍性，作为体系的中国也才获得其精神凝聚力……”

不得不说，这样的阐述突破了常见历史书籍的中原本位视角，找到了中国多民族和谐统一、命运共生的历史密码，也为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就提出的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格局做出了有力的诠释。之所以这样写，作者在接受《艺术风尚》杂志记者采访时说：“从空间角度来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显得从容、自信而淡定。

各个方向彼此之间深刻的相互塑造关系——那种脱离开一方完全无法解释另一方的关系，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上把中国史定位成一个体系史。”

遵从于这种时空定位，作者认为中国历史经历过三轮半大循环：第一轮是商周的封建社会大循环；第二轮是由汉至唐的豪族社会大循环；第三轮，是由宋至晚清的古代平民社会大循环。所谓半轮，就是还在进行中的第四轮：由晚清开启的现代平民社会大循环，它还在循环进程中。

读者会在书中看到“草原的兴起与中原的豪族化”“从豪族崛起到中原陆沉”“塞北的精悍气血与江南的衣冠礼乐”“关中与关东”“海上声教与西域胡风”“安史之乱与西域新命”“吐蕃的聚与散”“技术进步与豪族社会的终结”“二元帝国的精神自觉与西域的历史伏笔”等精彩故事以及富于哲学的解析。

本书还把中国放置到世界历史体系中进行了解析。作者深入分析了共产主义革命对民族主义的超越，并通过对全球治理秩序变迁、文明的冲突与普遍秩序的演化、世界历史民族的精神自觉的解析，阐述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奥秘，提出了“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命题。

鉴往知来，读史明志，读懂《枢纽——3000年的中国》这本有一定哲学难度的历史著作，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必然规律，深化中华民族的家国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认知，更好地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与现实方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显得从容、自信而淡定。



对话

《这里是中国》 带你重新发现祖国之美



□本报记者 赵迎昭

一本地理科普书，9个月售出60余万册，还获评2019年度“中国好书”。它，就是由人民网、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星球研究所联合出品的“典藏级国民地理书”，入选重庆“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第四期的送读好书《这里是中国》。

据悉，此书历时3年编撰才得以付梓，集合了星球研究所中国主题文章的精华和191位摄影师的365幅作品，堪称书架上的《最美中国》纪录片。星球研究所是一家曾荣获“中国十大科普自媒体”的地理科普传播机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长刘嘉麒评价此书：用一幅幅吸引眼球的照片和妙趣横生的语言，把中国的美好风光同当地的人文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以赏心悦目的享受和丰富知识的熏陶。

编辑此书之初衷是什么？它又有哪些精彩之处？6月23日，星球研究所创始人、《这里是中国》主创之一耿华军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呈现从荒原到人间的变化

重庆日报：创作《这里是中国》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耿华军：中国地域广大、景观丰富，拥有冰川、湖泊、河流、海洋、黄土、岩溶等多种地貌类型。同时，中国大地上的人类活动范围也非常广泛，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创造出中华文明。我们经过调研发现，虽然中国拥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地理风貌和人文景观，地理科研成果也接连涌现，但很多科研成果还没有转化成为大众认知，这导致在图书市场上，很难寻觅到精品中国地理科普著作的身影。

我们深知，走地理科普这条路，可以架设一座连通科学与大众的桥梁，这是非常有必要且有意义的。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长姚檀栋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通过好的地理科普作品，激起大众对中国大好山河的热爱，激发大众的自豪感，同时也让更多的人理解环境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为当下和未来负责，是一件非常有意且难得的事。”

重庆日报：书中文章以“中国地势三级阶梯”的方式进行架构。这样做有何考量？

耿华军：我们选择了从整体上探索中国自然规律和人类文明的重量级推文——《中国从哪里来？》《什么是中国？》作为开篇和结尾，为全书定下基调。

从章节排列上，我们采取了“中国地势三级阶梯”的划分方式。这样设计是因为这是中国地势的大格局，更因为，今天中国的地理环境从第一级阶梯到第三级阶梯，整体呈现出一种从荒原到人间的变化。我们希望借此，从整体上构建出中国的形象，让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重新发现中国之美，让读者体会中国人与中国这片土地的相互作用。

汇集191位摄影师的365幅作品

重庆日报：在打造这部科普书的过

程中，创作团队定下了怎样的目标？

耿华军：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典藏级国民地理书”，我们是有底气、有实力的。星球研究所成立于2016年，至2018年，已经创作出近30篇有关中国专题的文章，涉及省份、城市、地区、景观以及整体中国的不同方面，它们构成了本书文字内容雏形。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次内容创作，我们都会查阅、参考大量学术文献，因为只有这样的科普文章，才能得到读者认可、经得起时间检验。为了确保严谨，本书联合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共同创作，图书也由包括姚檀栋院士在内的众多科学家进行专业审核。

摄影作品方面，我们也有充足的资源。在本书中，我们共计使用了来自191位摄影师的365幅作品。正因为有了这么多执着于记录中国的摄影师，才汇聚成《这里是中国》中的感人画面。

重庆日报：打造这部“典藏级国民地理书”，团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耿华军：我认为，“国民地理书”要求阅读门槛不能太高，但要有很高的品格和极致的视觉呈现。

在视觉上，为了追求最佳的阅读体验，我们的地图师和设计师为每一篇文章重新制作地图，为此付出了超过1000个小时的努力。

此外，摄影作品从初选，到优化，再到定稿，也是反复打磨。在这个过程中，摄影师们不厌其烦地配合我们挑选作品，甚至专程重新拍摄作品，最终才将365幅作品奉献给读者。对于部分长图，还特别采用了拉页设计，其中以札达士林（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境内）摄影作品为最。展开这张1.8米长的地图，其自然伟力会震撼每一位读者。

封面设计上，我们采用了中国地形图为主视觉，希望通过这种完整、醒目的形式，让大家回归到地理最初的本质来认识中国。此外，封面还采用了“浮雕起鼓”工艺，在方寸封面上，即可触摸中国地理的肌理。正是依靠不同领域专业力量的支持，才能保证图书无论从科学知识上，还是视觉呈现上，都担得起“国民地理书”的分量。

市场上，这样的“国民地理书”非常少，但读者却有旺盛需求，这或许是《这里是中国》受到读者追捧的原因。从去年9月出版至今，该书已销售60余万册。

将推出重庆地理科普文章

重庆日报：重庆的地理特征给您怎样的印象？星球研究所是否会推出专门讲述重庆地理的科普文章？

耿华军：我来过重庆一次，重庆独一无二的立体感和山环水绕的优美自然风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星球研究所微信公众号后台，每天都会收到众多网友的留言。其中，每天都有很多网友催着我们创作讲述重庆地理的科普文章，这让我们感受到网友对重庆的热爱。未来，我们会满足网友的愿望。

重庆日报：星球研究所还将为读者带来什么惊喜？

耿华军：《这里是中国》作为我们“阅尽中国”的第一步，还只是个开始。它无法涵盖中国所有山川、地区，它更像一个浩瀚工程的概述，一份对未来要展开的工作的期许。

长远来看，我们希望能把中国地理的方方面面讲清楚。我们可能会把中国的每个省级行政区全做一遍，国家中心城市、省会城市、重点旅游城市、重要山川河流也都可以做。所以说，中国地理对创作者而言是一座富矿，我们会用更生动的语言、更精美的画面，去勾勒它动人心弦的美。



贡嘎山山坡。

南卡（星球研究所）摄



元朝，虽然只刷了90多年的存在感。不过，在元朝纷乱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老百姓的精神世界因为一样东西的存在，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没错，就是元曲。一起来看一下：元曲的一生。

有关元曲的说法众多，今天咱就按主流的说法来讲。

话说，元曲其实是一对双胞胎！分成这两种：老大——元散曲，老二——元杂剧。

咱们一个个来说。

元散曲

虽然元散曲听起来挺陌生，但其实我们小时候就学过：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看到这里，很多同学就呆了，咋跟宋词这么像呢？为啥会是这样呢？因为甭管宋词和元曲——其实都是古代流行歌！

故事是这样的：在唐朝的时候，汉族和西域的音乐来了一次跨界大融合，搞出了一个联名款：燕乐。

可光有音乐，没啥意思，于是就有人填上了词。这就是词的雏形，叫曲子词。这种形式，一出现就大受欢迎，并渐渐分出两个流派：高雅派和通俗派。

咱们先来看看高雅派。

首先，来了一拨文化人，他们提高了词的文学水平，扩大了词的影响力。就这么发展到宋朝，词走向了人生巅峰——后来，词就成了高雅文学，渐渐和音乐没啥关系了。



主攻诗词方向，
类似一首首歌。

主攻戏曲方向，
更像一出出剧。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插画。

咱们再来看看通俗派。

金朝占领北方之后，民间歌曲加入了一些新元素：北方游牧民族音乐。

而在全朝末年，元散曲就正式诞生了！

而那些文化人又来了，提高了散曲的文学性和影响力。就这样，元散曲也达到了巅峰。

虽然宋词和元散曲看起来很相似，其实有很多不同，比如曲子、格式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元散曲的语言直白通俗，非常口语化，专门讲咱老百姓听得懂的故事。

举个例子：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出自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元散曲非常口语化，根本不用翻译，通俗得都快掉渣了。

元杂剧和元散曲，用的音乐差不多，可以这么粗暴地理解：把元散

曲用的音乐组合起来，然后再配上戏文表演出来，就成了元杂剧！

元散曲和元杂剧的关系一直颇有争议，不过散曲诞生早于元杂剧，所以很多观点认为元散曲就是元杂剧的基础。

元杂剧

元杂剧，咱其实也早就见过，比如《窦娥冤》：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